

[返回首页](#)

对苏联解体的反思

作者:

2010-5-28 10:54:00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克格勃前主席克留奇科夫访谈录

当代中国所研究员丁 明译

俄罗斯《消息报》2006年12月13日刊登了维克多·卡拉什尼科夫和玛丽娜·卡拉什尼科娃采访苏联克格勃前主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的访谈录。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924年生于察里津市（现伏尔加格勒）。曾在苏联驻布达佩斯使馆任职（经历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被调到苏共中央工作。1967年起担任克格勃主席助理，受到安德罗波夫赏识。1974年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局长，1988年10月任克格勃主席，1989年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1990年进入总统委员会。后由于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遭逮捕，受到“背叛祖国罪”和“滥用职权罪”的指控。1994年被赦免。下面是访谈录全文。

〔HTF〕在苏联解体纪念日到来之际，目前健在且熟知内情的前苏联情报机关领导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提出了重新评价不久前那段历史的问题。他警告说，关于苏联解体的许多情况并未得到揭示和解决。他相信，罪犯必将受到惩处，造成的混乱一定会得到清算。不过，克留奇科夫赞成由新一代人对苏联解体进行重新评价。与1991年相比，2006年的克留奇科夫在形象上有很大的变化。

〔HTH〕问：〔HTK〕（本文作者，下同——译者）对于曾经拥有严格的制度和完备的检查情报机关的苏联，她的解体应当有比“可恶的”戈尔巴乔夫、笨拙的民主主义者，甚至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HTH〕答：〔HTF〕（克留奇科夫，下同——译者）我国的大政方针，包括内政和外交，它的形成就像一个圆锥体。〔HTH〕处在最高位置的人可以决断一切。这样就造成了第一把手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恰逢一个聪明正派的人，这是一种情况；而如果碰到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具有冒险性格的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HTF〕当时，苏联社会本身处于一种无保护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所欲为。像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所带来的这种大范围的灾难，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HTH〕问：〔HTK〕戈尔巴乔夫自称是安德罗波夫政治上的继承人。

〔HTH〕答：这不是事实。当政治局内部实行年轻化方针时，安德罗波夫并没有反对，但是，在逝世前的两三个月，他曾小范围内讲过：“我感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HTF〕（即戈尔巴乔夫——译者注）

〔HTH〕不是一个我们期待的人。〔HTF〕令我不安的是，他太性急。”关于这一点，安德罗波夫做了充分说明。他并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应当由戈尔巴乔夫来接我的班”。

〔HTH〕问：〔HTK〕国内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局势是在什么时候失去控制的？为什么这样突然？

〔HTH〕答：〔HTF〕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郑重宣布将科技进步作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于是，所有人都为此事而忙碌，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并未曾通过有关这一计划的决议。半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又说，走科技进步之路未获任何成效，因为政治、经济体制有问题，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HTH〕我们通过情报机关的渠道得知，当时就连西方也在迷惑：苏联究竟要往何处去？〔HTF〕不久，戈尔巴乔夫就几乎忘掉了科技进步这回事，他说：“我们暂时把它先放一放吧。”到1986年底，大家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前进的“舵和桨”。〔HTH〕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惊恐地发现，戈尔巴乔夫竟然没有任何计划。

〔HTF〕把国内的一切搞得乱七八糟之后，戈尔巴乔夫突然倒向了西方。1991年召开“七国集团”会议时，他被邀请前去参加。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戈尔巴乔夫准备在会上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西方满意的答复。我将此事的笔录呈给他，而他却说：“没关系，我明白这一点。虽然他们不会答应全部要求，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对策。”

总而言之，这是来自于最高层的灾难性的政策。

〔HTH〕问：〔HTK〕顺便提一句，当时您所处的位置也并非“低层”。当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时任克格勃主席）向您交接事务时，他给了您什么样的临别赠言，有没有建议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HTH〕答：〔HTF〕是的，他给了我建议。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他说：“我知道，你本人对国家发生的事持有正确的观点，不过你要小心。”

〔HTH〕问：〔HTK〕这位克格勃主席担心谁呢？

〔HTH〕答：他说：“注意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HTF〕切布里科夫本人也尽量不与雅科夫列夫发生联系。

〔HTH〕问：〔HTK〕美国领导人是否预料到了苏联的结局？

〔HTH〕答：1987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曾与美国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有过一次会面。当时他问我：“您不觉得苏联有解体的危险吗？”我本该回答：“有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但我回答他：“不，我不觉得。”盖茨说：“对你们来说，2000年之交将会有很多麻烦，是否需要我把有关的信息发给您？”我说：“好呀，或许我们之间能够作些交换。”但盖茨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给我。我想，美国人已经明白了，在戈尔巴乔夫和我们的民主派实施的那种政策下，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也会走向绝境。

〔HTH〕问：〔HTK〕当时苏联的其他领导人是怎样做的？

〔HTH〕答：〔HTF〕1989年我成为政治局成员。我和一些同事（帕夫洛夫、亚纳耶夫、亚佐夫、普戈和其他一些人）曾商定，到戈尔巴乔夫那里去问他，接下来他究竟想做什么？

〔HTH〕问：〔HTK〕那为什么等了这么久？

〔HTH〕答：〔HTF〕戈尔巴乔夫是第一流的蛊惑者。我们跟他探讨过战略问题并给他写了大量材料，他从来都是口头上全部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做的时候却背道而驰。

〔HTH〕问：〔HTK〕您何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您曾希望取得成功吗？

〔HTH〕答：〔HTF〕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在1991年8月20日签订了那个条约（指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条约。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和九个原加盟共和国签署这一新联盟条约，并确定于8月20日签字。由原苏共中央内部反对这一条约的力量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赶在8月20日之前，发动了“八一九”事件。——译者），苏联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将国家生命延长了4个月。

〔HTH〕问：〔HTK〕由此赢得了什么？

〔HTH〕答：〔HTF〕我们拟定了计划、前景，阐明了时局状况。人们懂得了，应当有所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之后，爆发了强烈的抗议活动。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也没有出现反对我们的演讲。8月19日至21日，在整个苏联，有16万人参加了集会，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不能说，人民曾积极地支持了我们。但是，如果当时发出号召的话，人们会走上街头的。〔HTH〕问：〔HTK〕在1989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您对录像机进行了批评。还记得吗，当时您说过这么一句话：“克格勃看他该看的东西。”克格勃是不是漏掉了导致苏联解体的“病原体”呢？

〔HTH〕答：〔HTF〕这是针对“克格勃该往哪儿看”这个问题的回答。当时，我是这样讲的：“克格勃看他应该看的东西，而且正在看。”大厅

里的人听后都笑了起来。

〔HTH〕问：〔HTK〕这有什么好笑的呢？为什么大厅里会发笑？

〔HTH〕答：〔HTF〕或许是因为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吧。我记得，我曾经在1991年召开的部长会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犯罪率正在上升，应当果断地采取措施。”我当时所坚持的是普遍实行指纹鉴定技术。这样会大大提高破案率。我甚至提出：“提交我自己的指纹。”但却开始了一场带有蛊惑性的争论：有人说必要，有人说没必要。我们现正在俄罗斯推行指纹鉴定术，而美国早已使用这一方法了。〔HTH〕

问：〔HTK〕难道说叶利钦和盖达尔没有将俄罗斯从完全的经济崩溃中解救出来吗？

〔HTH〕答：〔HTF〕这算什么“解救”？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至今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HTH〕1995年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2%，农业产值下降了62%。而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工业才减少了24%。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量也低于苏联时期，而在这些部门劳动的工人却增加了一两倍。

〔HTF〕实际上，生产并没有增长。不要依据莫斯科的情况来进行评价。因为莫斯科的生活是富足的，但外省的生活却是贫困的。再过10到15年，这种状况就更难以改变了。

〔HTH〕问：〔HTK〕谁将对此负责呢？〔HTH〕

答：〔HTF〕当然是普京本人。他试图改变现状，但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普京根据自己的理解拥护资本主义，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他们。我们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价值体系，是不会把我们带到好的方向上去的。

〔HTH〕问：〔HTK〕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HTH〕

答：〔HTF〕最主要的，是体制、秩序和制度。〔HTH〕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不放弃现有体制中的某些东西，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我们的体制存在缺陷，这一缺陷将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指的仍然是国家第一把手的权力过大问题。此外，我们实行的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整个世界都承认这一点。

〔HTF〕一个人两三年内仅仅通过掠夺，就可以积累亿万资产，对此也有必要进行反省。〔HTH〕

问：〔HTK〕在苏联最后存在的那些年，情报部门是如何表现的？应当如何从职业角度对那些年的苏美两国情报机构进行比较？〔HTH〕

答：〔HTF〕苏联情报机构在智力水平、方法和所取得的效果方面都要更高一些。美国情报机构做事拙劣，刚和对方一接触就掏美元，上百万，甚至两百万……。我当着他们的面也这么说。英国情报机关为达到某种目的，会花费几年的时间去做一个人的工作，腰缠万贯的美国人却很少在时间上下功夫，而我们则更多的是依靠思想因素。有些向我们提供情报的特工人员甚至拒绝在我们这里接受金钱。

〔HTH〕问：〔HTK〕当代俄罗斯情报部门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思想性计划？

〔HTH〕答：〔HTF〕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及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在俄罗斯是没有的。因此，现在我国情报部门所处的情况很复杂，他们只能开发其它的工作方法。

〔HTH〕问：〔HTK〕利特维年科（叛逃西方的俄罗斯特工人员——译者）之死究竟是什么原因？

〔HTH〕答：〔HTF〕我不清楚。人们把“没有人，就没有问题”这句话归咎于斯大林。其实，没有比这种情况更具危害性的了。因为当人不在的时候，问题才开始出现。暗杀这种方法不解决任何问题。把人弄死了，意味着将你自己验证真理的机会也给剥夺了，使你无从比较。因此，我认为在苏联最后几十年，我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我想，如果借助于从肉体上消除异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非常愚蠢的错误。我不认为我们的同志现在还会这样做。我想，在别列佐夫斯基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即便别列佐夫斯基不这么做（似指暗杀利特维年科——译者），其周围存在的一些势力集团也会为争夺别列佐夫斯基的金钱而争斗。英国人会查明这件事的原因。

京ICP证 号 服务电话：010-85196461；010-85196462 Email:gjbjb@cass.org.cn

合作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网所截文章、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务必核实，风险自负。